

9 月 22 日 | 牛津 (Oxford)

展品與現場必看

從博物館、街面記號到圖書館、學院與大教堂



拉德克利夫圓樓 (Radcliffe Camera) 不是觀光佈景，而是仍在使用的圖書館。牛津最重要的觀看方法，就是把「漂亮」和「仍在使用」同時放進眼裡。

這一本不重講整段牛津史，而是沿著真正步行時會遇到的順序，提醒哪些東西值得停下來看、要看哪個細節，以及為什麼那個細節會讓整座城市突然變得更有意思。

先記住一句話

今天最值得帶走的，不是「我看過幾個牛津名勝」，而是：原來一條普通街、一道天花板、一張餐桌、一件珠寶，都能看見大學與城市九百年來怎麼彼此纏在一起。

今天的觀看路線

- 1 阿什莫林博物館 (Ashmolean Museum)
- 2 殉道者紀念碑 + 寬街火刑十字
- 3 寬街：謝爾登劇院、博德利舊館入口
- 4 神學院 (Divinity School) + 韓福瑞公爵圖書館 (Duke Humfrey's Library)
- 5 赫特福橋／「嘆息橋」
- 6 拉德克利夫廣場 + 拉德克利夫圓樓
- 7 聖瑪麗大學教堂 (University Church of St Mary the Virgin)
- 8 基督堂學院 (Christ Church)：樓梯 → 大禮堂 → 湯姆方庭 → 迴廊 → 主教座堂

現場導航

牛津不像莊園有單一入口，因此這份順序採「從市中心西側往核心、最後到基督堂」的實際步行邏輯。若當日預約時間不同，只要把同一區的頁面一起看即可。

先看建築，再進去找三件真正不能漏掉的東西



今天的館舍是十九世紀建築；但阿什莫林作為公共博物館的制度歷史可以追到 1683 年。

阿什莫林最值得理解的地方，不只是「收藏很多」。1683 年開館時，它把收藏、研究、教學與讓一般公眾進來觀看放在同一套制度裡。這在十七世紀是一件非常新的事。

最短但最有收穫的路線

時間有限時，不要亂逛。直接把三件東西串起來：

阿爾弗雷德珠寶（Alfred Jewel）— 王權、讀寫與盎格魯撒克遜英格蘭。

《森林中的狩獵》（The Hunt in the Forest）— 文藝復興畫家如何把透視變成視覺機器。

「彌賽亞」史特拉底瓦里小提琴（Messiah Violin）— 名器最驚人的地方反而是「幾乎沒被用」。

阿爾弗雷德珠寶：一定要繞到側面看



九世紀末阿爾弗雷德珠寶（Alfred Jewel）。正面很好看，但真正把它從「漂亮金飾」變成歷史證據的是側面的文字與結構。

先看正面：金、岩晶與掐絲琺瑯把一個人物封在透明水晶下。然後不要停在正面，沿展示櫃繞到側邊找銘文：「阿爾弗雷德命人製作我」。這句話把物件直接連到阿爾弗雷德大帝。

最容易錯過的背景

它現在多被理解為一種讀書用的指示棒頭，而不是皇冠珠寶。也就是說，一件看起來像王室首飾的東西，很可能其實和「指著手稿文字閱讀」有關。這正好把王權、宗教、知識與識字文化綁在一起。

現場 60 秒

找三件事：

- 水晶下面的人物輪廓。
- 側邊整圈銘文。
- 底端原本用來插入柄或棒的結構。

烏切羅《森林中的狩獵》：先站遠，再沿著狗跑進畫裡



保羅·烏切羅 (Paolo Uccello) 約 1470 年作品。這不是「很多人在森林裡打獵」而已，而是一堂把透視法藏進動物奔跑中的課。

第一步一定要退遠。你會看到人、馬、獵犬、樹幹全部像箭頭一樣往畫面中央深處收斂。畫家不是靠現代攝影鏡頭，而是用幾何與重複節奏製造「森林真的往裡面延伸」的錯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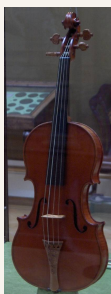
不要只看人物

再靠近看狗。前景獵犬的身體被安排成一連串方向線，牠們不是可愛配角，而是把你的眼睛往消失點推進去的工具。樹幹也像一排透視尺。

為什麼重要

如果只把它當成古老狩獵畫，就會錯過烏切羅真正著迷的東西：空間怎麼被數學化。

「彌賽亞」小提琴：最重要的不是聲音，而是它幾乎沒被演奏



安東尼奧·史特拉底瓦里 (Antonio Stradivari) 1716 年製作的「彌賽亞」小提琴 (Messiah Violin)。

看到史特拉底瓦里，直覺會想問「聲音有多好」。但這一把最特別的地方剛好相反：它之所以舉世聞名，是因為保存狀態異常接近製作完成時的樣子。

怎麼看

看面板漆色、邊緣、琴角與整體表面。很多古老名琴因為幾百年演奏、修理與磨耗而改變；這把琴卻讓人能近距離看到十八世紀一流製琴師原本希望成品長什麼樣。

最值得帶走的反差

它更像「時間膠囊」而不是演奏明星。一件樂器最珍貴的價值，竟然來自它沒有完成普通樂器最重要的命運——被大量使用。

殉道者紀念碑別看完就走：真正的火刑地點在路面

從阿什莫林往寬街走，先會看到高聳的殉道者紀念碑（Martyrs' Memorial）。它是十九世紀的哥德復興紀念物，不是十六世紀原址。真正更值得停下來找的，是寬街路面上的小十字。

一定要找

1555 年拉蒂默與里德利、1556 年克蘭麥在這一帶被火刑處死。今天的十字幾乎低調到會被鞋子、自行車與交通淹沒。知道背景後，最震撼的不是紀念碑，而是「如此巨大的宗教衝突，最後只在日常路面留下一個小記號」。

站在哪裡看最懂

站在十字旁，不妨抬頭看周圍學院與商店。牛津宗教改革的暴力，就發生在今日最日常的街景中。這也把前一天赫佛城堡的故事真正接上。

不要把謝爾登劇院、克拉倫登樓和博德利當成三棟無關的漂亮建築



博德利圖書館周邊不是單一建築，而是一整套大學儀式、教學、典藏與管理空間逐步疊加的核心。

走到寬街東段，最重要的是先看「密度」：一個城市街角，同時塞進圖書館、儀式會場、行政建築、學院入口與一般道路。這正是牛津沒有單一校園最直觀的證據。

看關係，不只看立面

謝爾登劇院（Sheldonian Theatre）是大學典禮空間；博德利舊館是知識典藏核心；旁邊的新學院巷又仍是普通街道。牛津的權威不是被圍牆封在一片校園裡，而是直接嵌進城市。

神學院天花板：不要只說「很華麗」，要找四百多個雕刻如何把人名寫進石頭



神學院（Divinity School）建於 1424–1488 年。館方指出，晚期哥德式天花板上有超過 400 個徽章與圖像。

第一眼先不要找《哈利波特》。先站在房間中央往上看：肋拱不是單純結構，而像一張石製網，把徽章、人物與捐助者身分密密縫進天花板。

為什麼重要

這是一間教學與考試空間。十五世紀學生坐在這裡接受神學辯論與考核時，頭頂整片石雕都在提醒他：大學、教會、捐助者與知識權威正一起看著他。

最佳看法

先從房間一端沿中軸線看完整拱頂，再走到側邊靠近看一個徽章。遠看是秩序，近看才看見它其實由幾百個個別身分拼成。

韓福瑞公爵圖書館：如果能進去，先看「書怎麼被建築控制」

韓福瑞公爵圖書館（Duke Humfrey's Library）是博德利最重要的歷史閱讀室之一。它不是自由進出的觀光房間；一般訪客要透過館方導覽才能進入。2026 年官方的 30 分鐘導覽包含神學院與韓福瑞公爵圖書館。

真正值得看

進去後，不要只看木頭很老、光線很美。看書架與讀者的位置：早期書籍珍貴到會被鍊在書架上；館內又長期堅持不外借。這個房間本身就是一套「知識必須留在制度裡」的物理規則。

和大故事的連結

1645 年連查理一世要求借書也被拒絕。把這個故事放進眼前的書架，你會突然理解：博德利的名氣不是只因藏書多，而是它把學術自治做成了房間、規則與使用方式。

「嘆息橋」最值得看的，其實不是像不像威尼斯



赫特福橋（Hertford Bridge）跨過公共街道，把赫特福學院兩側建築直接連起來。

它沒有囚犯走向刑場的悲劇故事。「嘆息橋」只是後來的暱稱。真正有意思的是它做了一件非常牛津的事：一所學院要維持自己的內部動線，居然必須直接跨過城市街道。

站在哪裡看最懂

站在橋下不要只拍正面。往兩側看：一邊是學院建築，一邊仍有行人、自行車與一般城市生活。橋就是「大學和城市誰也無法把對方完全排除」最漂亮的實體證據。

拉德克利夫圓樓：先繞一圈，不要只站在最常拍照的位置



詹姆斯·吉布斯（James Gibbs）設計，1737 年動工、1749 年開放。

這座建築最容易被拍成「一個漂亮圓頂」。但它真正厲害的是尺度與觀看角度會一直變：站近時圓柱與底層牆面很有重量；走到廣場角落，整座圓頂才變成紀念碑；繞到聖瑪麗大學教堂一側，又會和尖塔、學院石牆疊在一起。

最容易錯過的一點

它一直是圖書館，不是後來改作觀光地標。外面遊客拍照、裡面學生讀書，這種重疊就是牛津。

現場 90 秒

完整繞一圈。每走四分之一圈停一下，看看圓形建築如何和不同背景重新組圖。

這座教堂不只是「旁邊有最好看的圓樓角度」

聖瑪麗大學教堂（University Church of St Mary the Virgin）曾是早期牛津大學最重要的公共中心之一：大學沒有自己的專門建築時，講課、會議、圖書收藏都曾和這裡緊密相連。

高處才看懂的牛津

如果有體力登塔，最值得看的不是「牛津很漂亮」，而是從上方第一次把剛才走過的東西接成一張立體圖：拉德克利夫圓樓、博德利舊館、學院屋頂與一條條普通街道彼此貼在一起。

不要追求風格統一

塔上也最容易看出牛津建築風格其實不一致：哥德尖塔、古典圓頂、不同年代學院與十九、二十世紀增建全部同框。「夢幻尖塔之城」不是一個年代，而是一堆年代彼此不肯退場。

先別急著找霍格華茲：樓梯本身就是一個年代拼圖



基督堂大禮堂樓梯。今天看到的主要樓梯形態與十九世紀改造有關，上方扇形拱頂則屬較早時期。

這裡最容易被電影記憶蓋掉。真正值得看的是：你以為自己進入一個完整的「都鐸古建築」，其實眼前不同部分來自不同年代。牛津的古老感常常不是純粹保存，而是幾百年繼續使用、重修、加建後形成的。

現場要看

抬頭看扇形拱頂，再把視線放回磨得發亮的石階。這不是封存展品，而是幾百年來真的有人每天上下樓的交通空間。

別只抬頭看肖像：先看一張餐桌 如何把學院變成共同體

基督堂大禮堂（Great Hall）最有力量的地方，是它直到今天仍然是學生用餐的地方。牆上的肖像、長桌、主桌、屋架與儀式座位不是博物館式復原，而是一個延續近五百年的日常制度。

先看空間

先站在入口不要立刻往畫找。看桌子全部朝向同一個空間秩序：一般成員坐長桌，較高身分者在主桌。「學院共同體」不是抽象概念，它被安排在誰坐哪裡、面向哪裡、一起吃飯這種每天重複的行為裡。

再看人物

再看亨利八世肖像。基督堂最初是沃爾西的紅衣主教學院，沃爾西失勢後由亨利接手並在 1546 年重新建立。這不只是某位名人的畫，而是「誰最後成為創辦者」的政治記憶。

路易斯·卡羅：找的不是「愛麗絲紀念品」，而是故事從日常生活長出來的地方



路易斯·卡羅 (Lewis Carroll)，本名查爾斯·道奇森 (Charles Dodgson)，是基督堂數學教師。

他不是偶爾來牛津寫童話的人，而是長期住在基督堂、教數學、參與學院生活的教師。愛麗絲·利德爾則是當時院長的女兒。

換一種看法

在這裡最值得做的，不是找一件「愛麗絲夢遊仙境展品」，而是看窗、庭院、餐廳、河邊與學院家庭生活：這些故事人物原本真的共享同一個生活圈。幻想文學不是從主題樂園長出來，而是從一座很真實的大學裡長出來。

最後一定要把「學院」和「大教堂」疊在一起看

基督堂最特殊的地方之一，是它同時是一所牛津學院，又包含牛津教區的主教座堂。也就是學生每天生活的學院空間，和一座真正有主教、禮拜與教區功能的大教堂，是同一個機構的一部分。

兩個視角

走進湯姆方庭（Tom Quad）時，先看尺度：沃爾西原本的野心遠比一般學院大。到了迴廊（Cloister），再從庭院抬頭找主教座堂尖塔；官方特別指出，這裡是看英格蘭現存最古老石造尖塔之一的好位置。

最重要的連結

進主教座堂後，不要把它當成「學院附設的小教堂」。它的雙重身分正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後重新安排教會組織的結果。昨天在赫佛讀到的王室婚姻與宗教改革，到這裡又變成一套至今仍運作的制度。

2026 年 9 月 22 日

這一天位於基督堂官方的暑期假期票期。大禮堂與主教座堂仍可能因學院或宗教活動臨時關閉，因此當日以現場公告為準。

今天真正不能漏掉的，不是十個名字，而是八種「看法」

- 阿爾弗雷德珠寶：正面看工藝，側面找銘文與用途。
- 烏切羅：退遠看透視，再靠近沿獵犬與樹幹追進畫面。
- 彌賽亞小提琴：把「沒被大量使用」看成保存價值。
- 寬街火刑十字：在最日常路面看宗教改革的暴力。
- 神學院：遠看拱頂秩序，近看幾百個徽章與捐助者。
- 拉德克利夫圓樓：繞一圈，讓背景一直換。
- 嘆息橋：從橋下看學院如何直接跨過城市。
- 基督堂：把樓梯、餐桌、肖像、方庭與大教堂當成仍在運作的制度，而不是古裝佈景。

如果只記得一句話

牛津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因為它把歷史保存得像真空包裝，而是因為歷史還在被使用：十五世紀房間仍被大學管理，十八世紀圖書館仍有人讀書，十六世紀餐廳仍有人吃飯。今天一路真正值得看的，就是這種「過去沒有退場」的感覺。

當日提醒

參觀資訊依 2026 年 8 月可查到的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阿什莫林博物館、聖瑪麗大學教堂與基督堂官方資料整理；實際展廳、導覽與房間開放仍可能因保存、學院活動或宗教儀式調整。